

亨利希·曼

亨利四世

——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

下 册



外国文学名著丛书



亨利希·曼

亨利四世

——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

董问樵译

下册

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上海

HEINRICH MANN
DIE VOLLENDUNG DES KÖNIGS
HENRI QUATRE

根据 Aufbau-Verlag, Berlin,
1956 年版本译出

《外国文学名著丛书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
外国文学研究所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
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，主持选
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，并由上述两
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。

亨利四世——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(下册)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85,000

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,000 册

书号 10188·154

定价 1.40 元

目 次

VI 伟大与占有

河上航行	2
歌 曲	10
和平或战争	20
他们说：伟大	25
内在的伟大	31
口头相传的伟大	45
表现出来的伟大	55
甘蓓莉，为了她的生存	66
甘蓓莉，为了她可怜的生存	83
甘蓓莉被放弃了	96
关于良心	113
永 诀	126
黑 鸡	135
歌曲的末尾	147
我的心的根儿	160

VII 转 向

咱们干下去	172
漫画式的再度离别	182
外国女人	190
奶妹妹	197
王室的洞房花烛	204
关于叛变	217
午 夜	230
悲 哀	240
新世纪	247
床边的人	253
软弱、忙迫与暴力	260
拉拢妇女的捐客	270
这儿出了什么事?	279
在拉罗歇尔	287
感 谢	294
你别害怕	299
报 告	308

VIII 大 计 划

向外国人讲话	318
大卫与歌利亚	327
天伦之乐	334
瘟 疫	339

玛果依然如故	347
就象一天	355
幸中的不幸	358
目前面的最后一个女人	365
新的海伦	375
一个孤独的人	381
党 派	390
盗 甲	393
最后一个	399
只要有机会接近	409
主降临了	419
乘车到安全所去	427
唯一的国王	434
亨利四世讲话	439

VI 伟大与占有

河 上 航 行

尊贵的女主人得作一次轻便的旅行。国王带她乘船从南特到奥尔良。这是一次深情缱绻的长途航行。五月的阳光，柔和地照射在卢瓦尔河上，天空中的白云舒卷了一会儿，又消散了。国王的船，顺着和风，缓缓地扬帆溯流而上，河岸是平坦而幽静的。沿河一带，极目望去，都是杂花盛开的草地和绿浪盈畴的麦田，尽头处是一片苍翠青葱的森林。前面现出一幢幢巍峨的第宅，它们的钟楼上都缠绕着玫瑰花。虽然四座钟楼当中只有一座给藤蔓盘绕到顶，但是从水里的倒影来看，这决显不出是荒凉的旧宅，而仿佛是虚无飘渺间的神仙宫阙。

沿途的昂热、图尔和布卢瓦等城，一个个依次把和平的阴影投射在滚滚河流中，这中间还有大大小小的村落，高高低低的草舍，参差历落，散布在辽阔的原野上。只要船一到来，正在游戏的孩子们立刻认出，这不是普通的船。他们站在那儿，空着手，腆着小小的肚子，等候船只靠近，眼睛露出严肃而又注意的表情。

船有布篷，篷上挂着花圈，一直垂到水面上，好象满船都载着鲜花。船的构造十分精巧，内外都有彩绘，布帆鼓得饱饱

的。船头上的镀金雕像吹着喇叭，表示荣誉女神有意无意地在传播消息。船腹是男女人士的寝室；只有国王和博福尔公爵夫人住在甲板上。乘客们用餐都在船篷下绿荫深处。在这幸福的河流上，国王再也不肯一个人坐在高座上进餐。他坐在其他的人当中，大伙儿都不拘形式，随便就座，往往一个快活的男人挨着一个粗鲁的男人，一个骄傲的女士面对一个虔诚的女士。

他们心里都明白，彼此是在作一次幸福的航行，而且看起来了，为了使得航行幸福，他们本身就必须幸福。国王的尊贵女主人，简直给人捧上了天。凡是对她说话的人，都把自己的声音说得尽量悦耳。平常桀骜不驯的皮隆元帅也这么作。不错，就连铁面无情的洛尼，在说话和表情上也柔和了。他的夫人更超过了他，她勉强压制着自己的本性，变得和蔼可亲。其实洛尼夫人比她的丈夫更憎恨甘蓓莉，因为他的憎恨在她的身上得到了滋长。她完全不知道他暗中对甘蓓莉的认可，也丝毫不了解女敌人的劳绩，她的丈夫也没有告诉她。妇人这种盲目的憎恨，更增加了他的勇气，可是他并不是一个糊涂人。

她是再醮给他的，原是一个富孀，长着一只长鼻子，眼睛闪动不停，稀眉毛，高额头，嘴巴小得只有一条缝。这位半老徐娘要是故作微笑，特别叫人难受，甘蓓莉居然被她感动了。公爵夫人请求她亲爱的女友——御妹公主，让洛尼夫人把座位挪到她们两人中间来。这天浮云飘过时，向船篷上洒了一阵雨点。河岸附近的农家妇女，穿着齐肩的长裙，蹲在地上干活，男子们用布袋遮着头，以便找机会躲避。

洛尼夫人奉承道：“公爵夫人，我真幸福呀。我们大伙儿对于您的幸福都感到幸福。请您自己瞧吧，农人们都跑来了，向您致敬，您的美丽、仁慈和智慧，早就传到这儿来了。”

“夫人，难道您还看不出来，那些人不过是因为下雨在跑吗？”甘蓓莉问。没有用，说什么也阻止不住对方的花言巧语。她那对近视眼，除了看到自己盘算的东西而外，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。

“在您那蒙果公园里，固然也有牧羊男女，不过这儿是在大自然中瞧见他们。所有的人都这么清洁和愉快，就象您所希望的那样。这都是您的功劳啊，”口是心非的妇人说。

甘蓓莉简单地回答：

“夫人，您的印象这么好，使我满意了。您想的也和您说的一样。不过事情是这样：国王瞧见生活在这儿的穷人，就觉得牧场太丰饶，农田太肥沃，森林太茂密了。第宅也太豪华了。他希望他的农人不再象他秉政以前那样，常常挨饥受饿。他最后非要办到每个人星期日的罐子里都有只鸡吃，才肯罢手。”

“唉，你这条聪明的蛇，把一切事情都推在他身上，”口是心非的妇人在想。她跟着就推托自己在经济问题上毫无经验，其实她是个吝啬不过的女主人，手下的人过得坏透了。甘蓓莉听人说起过；于是她更加赞扬洛尼先生和他的工作。人民的福利，尤其是农业的福利，没有他是不行的。“国王绝对少不了他，”她强调声明，其实这对她自己大大不利。洛尼夫人听见这么说，大吃一惊，据她的了解，国王最心爱的人，等到一有机会，就要排斥大臣。她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丈

夫，她再说几句恭维奉承的话，就离开座位走了。她对甘蓓莉的憎恨，原本是丈夫感染上她的，可是她又连本加利向人发泄。

然而这位妇人感到意外的惊讶，洛尼用冷酷的目光盯着她，说：

“咱们有一位伟大的国王。咱们国王的幸福决定不会毁灭。”

洛尼先生最清楚不过，他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没有多久，就有一群骑马的人笔直地朝着河流奔驰而来，他们停在河边，手里挥舞着帽子。国王命令把船靠岸。

“马提翁元帅，”他朝着河边大声说。“您带来了什么好消息？”

他的声音是坚定的，可是他的心情十分紧张，仿佛听到消息以前快要晕过去了。

马提翁用他的帽子挥舞了一圈，朗声宣布道：

“陛下！和平条约在卫尔文订立了。西班牙的使臣把一切都签了字。他们启程到巴黎去，恭候御驾光临。王国获得永久的和平，因为伟大的国王胜利了。”

最后一句话，马提翁是向着田间大声说的，有意让农人们听见。最初，他们还不懂得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过由于好奇心的驱使，离开了田地和茅屋。不错，这会儿他们跑来了。通到河岸去的小路上，人群非常拥挤，后面的人站在手推车上，孩子们爬到果树上去，最小的孩子被他们的父亲用手举起来。大伙儿都怀着期待的心情静默着，只瞧见国王的嘴唇在动，但是听不清他说的什么。最后才听出来了。

“和平！和平！”

这是用兵士的口气说的。接着又轻轻地说：

“孩子们，你们得到和平了。”

一部分人听见第一句话，用眼睛打量国王的身材，但是另一部分人听见第二句话，就悄悄地瞧他的眼睛。他们等了一会儿，仔细对着他瞧，慢慢地一齐跪下去。开始只有几个人，等到大伙儿都跪下去的时候，有一个精强力壮的农人，站在他们中间，他说：

“主人！您是我们的国王。要是您遇到什么危险，就来召唤我们吧！”

国王会遇到危险的这种说法，只博得船上乘客们宽恕的微笑。但是甘蓓莉·德丝特蕾大吃一惊，伸手去抓他的臂。要不是他的臂支持着她，她早就摔下去了。那个身材结实的农人，又大声朝着船上说话，在一些人听来，简直含有恫吓的意味：

“主人！您的王后也会象您一样，得到我们的保护。”

现在船上的人，倒认真地严肃起来，有的觉得挨了当头一棒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幸亏这时送来了白面包和红葡萄酒。孩子们把东西呈献给国王，但是国王分赐了刚才说话的农人。他们每人各吃半个面包，又从同一个大酒杯里喝酒。

船继续航行，然而和平的好消息总是跑在它的前面。凡是到了有人烟的地方，就有人争着挽船缆，让船停泊下来。许多只手相互握着，来回摆动。船一经过人们的面前，许多只手尽量把花朵抛到船上。绅士们接过抛来的花朵，把它们放在女士们的膝盖上。船就这样时而靠近这边的河岸，时而靠近

那边的河岸，接受人们的祝福和鲜花，常常有低垂的花树，在甲板上撒下一阵缤纷花雨。

外国的使臣都等候在图尔城里，他们从南特乘马车赶来这儿，比船快些，船缓缓地浮游在卢瓦尔河上，常常被热情的群众拦住，非得一关又一关地冲破不可。那些友好的公使都说，他们的宫廷和国家，知道不少有关国王的光荣事迹：他毅然对他的基督教徒颁布敕令，同时并不妨碍西班牙天主教国王接受他所规定的和平。正是这点，他开始显示出自己的意志，用命令贯彻信仰自由。这表示自己有充分的魄力，无论敌人和朋友，都得承认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。

荷兰、瑞士、德意志公侯、英国女王以及其他远方国家的使臣，陪同国王到达图尔城，他显得又神气，又快活，仿佛他素来就是这样。当然少不了宏亮的钟声和城门口的欢迎，他穿过张灯结彩的市街，听到高呼万岁，然后就在行宫里进餐。从前这座王宫是前朝国王逃开敌人毒手的最后避难所。当时多亏亨利·那瓦拉解救了他的困难，对于前王来说，亨利当时已经是胜利者，不过前王最后还是被人刺死了。

在人语嘈杂的筵席上，一位名叫德特朗格的先生说：“那时我在他临终的床边托着他的下巴。将来我又该托着谁的下巴，以免它合不拢来呢？”

约汝士红衣主教说：“一个人的胜利，也同样是对他的探试。这位国王知道这点。他凡事都小心在意，是个最好的基督徒。不过我对他的笑声，也跟对他的眼泪一样，不敢相信。”

在筵席的另一头，御妹公主说：“我高贵的王兄，一生都走直路。所以成就了他的伟大。他对畏惧人众这种事情是挺不

喜欢的，他的恩宠，总是落在性情坚定的人的身上。”

马提翁元帅说：“对呀，就是这条路！从不幸到世界光荣——究竟他是怎么走的呢？我今天可以毫不费力地说：我常常瞧见他累得浑身是汗。然而我也可以说，是歌声的翅膀载着他飞翔，我自己就是一个用拉丁文和本国语言写诗的人。”

“要是能够持久就好了，”隔着几个座位的布荣公爵杜锐兰喃喃地说。

“因为这是伟大的，所以它会持久，”洛尼夫人故意大声吹嘘，好让甘蓓莉听见。甘蓓莉立即俯身向她心爱的主人。

“陛下！人们断言，伟大是不朽的东西。”

“可是，一个人的生命或许是短促的瞬间，自己却不知道，”亨利附在甘蓓莉的耳边说。“咱们可能失去一切，”他对她耳语，“但是不会失去咱们的爱情。”

黄昏来临了，大伙儿都到河边去，以便搭上幸福的船继续航行。等一等，瞧那儿来的是什麼？有一批武装人员，押解着一个被俘的人走来：原来是桑伐尔先生，他居然落网了。摩尔内！摩尔内在哪儿？

人们到处找他，后来在城墙下面一个隐匿的地方找到了。他根本就不想和仇人见面，不过许多个月以来，他就这样梦想过，追求过，呻吟过和语无伦次地说过。这时他们面对面地站着，挨打的人和打人的人，两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变了脸色，浑身发抖。第二个人看出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跪下去，依照命令，逐字逐句地请求原谅，他还故意咬牙切齿，表示悔恨，其实每个人都看出他是假装的。不错，如果有人要在这儿泄忿，是

不能对桑伐尔先生的态度表示满意的，摩尔内却不想泄忿。

他回头看国王，请求单独谈几句话。他们走到一边去，让桑伐尔双膝跪在地上，等候发落。

“陛下！”菲利普说。“我的理性恢复了。您知道，我是为他而来的。请您赏我的恩典，释放桑伐尔先生，别把他关进监狱。”

“摩尔内先生，依法他得坐监。一位贵族和他的国王，两人都受到了侮辱。”

“复仇在我，主这样说。”

“菲利普，你早应当听主的话才是。”

因为那个被俘的人再一次表示后悔，于是亨利就决定由菲利普亲自把凶手从地上搀起来，这么一来，就可以从宽处理。摩尔内真的走上前去。“先生，您站起来吧，国王宽恕您了。”

“您自己，”桑伐尔回答，他对敌人那种苍白的脸色和红红的鼻尖，反而露出厚颜无耻的得意神情，“您自己，先生，不会宽恕我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为我的行为忏悔。”

摩尔内说：

“您不配我搀您起来。但是我得到我应得的东西了。”他边说边伸手从下面抓着那个卑鄙汉子的臂膀。

对方抗拒，死劲往下挣。最后两人都累得直喘，旁观的人，不是呵呵大笑，就是惊得目瞪口呆。

桑伐尔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宁肯进监狱，偏不领你的情。”

摩尔内喘息道：“我会天天为你祈祷，不管你愿不愿意。”

这时国王命令那些武装人员，把跪在地上的人拉起来，他

们一阵拳打脚踢，完成了任务。桑伐尔被带下去了，他才恍然大悟，自己在巴士底监狱是不会被人当作贵族看待的。

菲利普·摩尔内向国王告假，他打算回到索米尔去。

“杜勃勒西先生，”亨利问。“您关于弥撒的论文，一定还锁在您的图书室里吧？”

“陛下！要是认识真理而不说出来，这将成为我最严重的罪行了。”

国王听见基督教徒说出这句话以后，就掉过身去，用背朝着他。人们看出：这位基督教徒失宠了。另外一些人感到如释重负。

歌 曲

幸福的船，趁着夜风，从布卢瓦向奥尔良扬帆前进，船上已经不拥挤了。好些人都去睡觉，只剩下少数几个人还醒着，他们留在甲板上陪伴国王和博福尔公爵夫人。洛尼先生打发他的太太下去，这个不怀好意的寡妇，只会妨碍他的计划，而他这时要陪王伴驾。留在上边的还有马提翁元帅，他是一个爱好富有诗情画意的夜晚的人，在其余的寥寥几人当中，有一个侍从名叫纪尧姆^①·德·沙勃莱。这位二十岁的青年威廉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只是左颊上有一大块从母亲那儿

^① 法语的人名“纪尧姆”(Guillaume)即德语的人名“威廉”(Wilhelm)，原书中兼用之。

得来的胎记。这种记号可以让人作出种种解释：有人说它象朵玫瑰花，有人说它象座炮台，也有人说它象妇女的子宫。甘蓓莉差点儿从宫廷里把威廉解雇了，后来多亏亨利恳求把他留下，暂时不去管他。

“他长得并不怎么漂亮和可爱，”亨利趁机向她承认。

“至于他怀着什么心事，我不知道。不过我确有把握，他不是普通一般的青年人。他使我回忆起二十左右的人，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过来人。咱们大半都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从咱们这一辈人当中，有时又生长出来一个继起的人。”

两位绅士和青年，都走到旁边去。现在甘蓓莉坐在一把仿佛孩子坐的矮椅上，亨利半躺半坐地靠在她的腿边。有时他把脖子靠在她的膝盖上，仰望着天上的星星；有时他又用下巴撑在她的脚关节上，看满天的星光照射着她美丽的面孔。她用指头轻轻抚摸他的额头，发觉额头是滚烫的。她就请他别动，舒舒服服地躺着，享受这幸福的时刻。今天使人高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两人的心里还在回味那种余韵。余韵流露为语言，不过他们事先既不知道，也没有寻求，而是信口念出来：

哦，滔滔的河水，花圈，爽朗的笑声——

只有善良的使者来到小艇。

亨利回答头上闪烁的星星。如果他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语言，大致就是这样：

辛苦不断产生新的辛苦，一直到死为止，我不希望死后还